

中国名家随笔精品丛书

先绿后国

徐城北著

宁夏人民出版社

先绿后国

徐城北 著

中国名家随笔精品丛书

宁夏人民出版社

先绿后园（代自序）

这是我国著名园林专家陈从周先生在提倡城市绿化时所提出的口号，他在七八年前就此写过一篇短文。

他说，城市绿化是有关人民健康的重要措施，是城市进步的标志。

城市绿化首先是减少土面，增加绿化覆盖面，因此主要是绿，次才有园，园的内容也以绿为主，这样才符合保护人民健康的要求。至于什么是今日的“后园”，现代城市的“后园”应该如何开辟，陈先生在这篇千字短文中未及细说。我体会，后园在内涵和功能上，应该和前庭相比照。古人的前庭是客人来访之所，一切需要布置，一切讲究排场和规矩，主客在此均以“社会人”的面貌出现。

古人的后庭可能真是住房背后的一块沃土，主人在这里莳花种树，以求恢复“自然人”的本性。今人居住条件已和古代大不相同，试想，在今天的单元楼房中，又如何区分前庭和后园呢？当然，也不妨说客厅就是前庭，而主人的卧室、书桌和



先 绿 后 园

阳台，则属于后园范畴。在后面这些地方，主人应该可以精心地绿化，比如栽培盆花、盆景之类，既装点生活，也愉悦心灵。今天，我国已进入以经济发展为中心的新型社会，人们在社会上冲锋陷阵，一往无前。等到调整节奏、进行小憩的时候，等到一个人静下来的时候，广义上的“先绿后园”似乎又成为人们必须思考并加以解决的一项需求。也就是说，现代人一方面在改革大潮的前庭中奋进，同时又需要在安适的后园中消闲，二者不能忽略其一，这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但是从目前的情形来看，消闲似乎还没有走上足够的文化档次，没能成为明日奋进的补充和完善。

举一个小例子，当今各种报刊的“周末”、“副刊”大战，目的本来是为了帮助人们消闲，可实际效果又怎样？采访各界名人的轶闻逸事，相互“炒”那些浅层次的花边新闻，名人也大多是歌台舞榭上的流星，实在意思不大。让群众浸泡在这样的浮泛的新闻中，是很难真正起到“先绿后园”作用的。

介绍名人轶闻逸事不是不可以，但有两条应当注意。

其一，名人应该囊括古今中外，首先是指那些对于（各行各业的）历史真正起到了推动作用的人；

其二，轶闻逸事不要琐碎无聊，要多少接触一点问题的实质，要说明他们如何以符合规律的勤奋和机巧，才成为无愧于时代的名人的。做到这两条，消闲的文化档次就上去了，人们头脑中的“后园”也就变“绿”了。

有了这一前提，人们再回到社会的“前庭”中，冲锋陷阵也就更有成效。

苏东坡诗云：“贫家净扫地，贫女巧梳头。”我们物质上的



目 录

目 录

先绿后园(代自序)	(1)
-----------------	-----



忙碌的前庭

中国名家随笔精品丛书

流星雨	(3)
记者与书	(7)
盖叫天与海派脸谱	(10)
“样板”与“戏”	(13)
“毁”人的电脑	(19)
巧遇	(22)
借景	(24)
走向八宝山	(27)
也谈“少女出走”	(31)
茶叶蛋与导弹聊天	(34)
抓紧“纸上谈兵”	(37)
夫妻·舞伴儿	(42)

先 绿 后 园

爆炸中的哲学	(45)
刘、关、张的三种心像	(47)
到什么山上唱什么歌	(50)

荒芜的后园

热闹书与门道书	(55)
戏曲楹联杂说	(58)
蜀中无大将	(62)
也说“后不如前”	(65)
宰人的饮食店	(68)
仅此而已	(72)
“海外兵团”三题	(75)
“列宁是唱什么的？”	(78)
打的	(81)
补药	(84)
“改写人”的启示	(87)
三个手抄本 ——怀念聂绀弩翁	(90)
不像	(94)
警惕“小人书化”	(97)
消化不良	(100)

绿起来就是学问

骑车的学问	(107)
-------------	-------



目 录

请客的学问	(110)
洗澡的学问	(113)
谢幕的学问	(116)
喂猫的学问	(120)
烂肉面的学问	(124)
插花的学问	(127)
换笔的学问	(130)
看球的学问	(134)
广告的学问	(137)
小品文的学问	(140)
红楼戏的学问	(146)
人与电脑对弈的学问	(150)
维也纳新春音乐会的学问	(153)
办好春节晚会的学问	(156)

绿有程序

探寻旅游之“道”	(161)
博闻强记话三老	(165)
风筝会遐想	(173)
名胜也要“捧”	(175)
读点古书	(178)
“大碗茶”与传统文化特区	(181)
快餐中的文化	(185)
我穿起了花衬衫	(188)
又一种意义上的悼念	(192)



MANG LU DE QIN TING

忙碌的前庭

滚滚红尘，茫茫人海。每一张面孔迸发着青春，每一双眼睛辗转四顾，每一只手臂快速运动，每一根血管中的液体，都想冲破一切阻挡去四溢横流……

是好，是不好？很难说，但它确是事实。它使现今大多数数人，从几岁或十几岁就忙碌起来，忙过了青年，再忙过中年，一直忙到了50岁。这时稍微喘一口气，因为“人过五十天过午”，生活已经定型，前途更已定型。仿佛再忙反倒失去了意义。人到底在忙什么？显然多是忙“物”。于是地球表面不断变化，原有的新“物”变旧了，旧的变成残破，人们毁掉了残破再造新的……人们忙于周而复始，循环不断，却很少检验这一过程中有无规律可循，有无浪费，有无“反作用力”的冲击。

流星雨

没见到自然界的流星雨，反倒目睹了人间的流星雨。我心庆幸，我心悲哀。

百年不遇的流星雨，今夏连续两晚展现在星空。邻居家的女孩刚考上了美术学院，艺术细胞特别容易激动，于是头一晚的后半夜，拽着父母在宿舍大院里徜徉仰望，可惜四围的楼群挡住了视线。第二天傍晚找到我家，讲当晚11点还有一次，她想到附近的后海公园去看，可是她父母怕不安全，想多一点人同去。

“我是当保镖的材料？”——这话还没嘀咕出来，女儿倒一口答应了。女儿应允，妻子附和，我还能说什么呢？

于是六人结伴，当晚11点进入这“不设防”的公园。林木黑黝黝的，没一丝风，也没路灯。只有不知名的鸟躲在树后，抽不冷地嚎上一嗓子，凄厉，怪诞，挺吓人的。

女孩的父亲忽然说：“谁带钱了？”

学艺术的女孩很奇怪：“带钱干什么？黑成这样儿，卖小吃的摊子早收了！”



先 绿 后 园

“钱我这儿有，”我摸摸身后的口袋，沉吟又说，“忘记带上把刀子。”

两位女主人一听，顿时紧张起来，都说“‘百年不遇’和我们什么相关？快回去吧！”两个女儿不干了：“瞎说什么？以后同学间谈起这事儿，就我们没看见，多丢人！”女主人还要嘟囔，是两位丈夫从中解劝：“真要有事儿，什么时候都能碰上……”

扶着河边的栏杆向东北方向伫望。碧空万顷，纤尘不染。没有流星，更没有“雨”。河边锁着几条小船，两个女儿便要下去，认为坐在船里仰望，在微微的摇晃中等待，更有情调。说着，小船便有了新主人，漾起的波浪一圈圈地荡向远方，我的心不禁微笑：年轻人的心是最勇敢也最浪漫的，殊不知今夜的所闻所见，能否在两幅心版镌刻下最美丽的图画？

于是，两个女儿在船上说笑，四个大人一边打着哈欠，一边无目的地聊天。渐渐，船上不再笑谈，有的竟是牢骚——怎么流星雨也迟到？于是四个大人建议她俩上岸，一块儿去到公园西边的早市，那里的视野更开阔，望到流星雨的可能也更大。

同意了。两个女儿径直向前走去。我让她们不要走得太快，她们不理，可转瞬又惊恐地退了回来：“前边——栏杆外边，那一坨坨黑影，好像有人！”果然，邮筒般大小，还有个小小的红火亮儿！我用力弹嗽一声：“嗯——喷！”没用，照样是邮筒，照样有红火亮儿！我忍不住引吭高歌：“我本是卧龙岗散淡的人……”

“讨厌！”——水边传来低低的骂声。我高兴了，原来是



忙碌的前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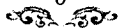
人！更发现每座“邮筒”的前方，都有一根根钓杆伸向遥远幽暗的水面……我们轻捷地穿行，原来隔不多远就有一位。啊，在这样的暗夜，在这样“不安全”的地方，居然有着这样一个各安其位、互不相扰的世界。我猜想，钓者们的位置和地盘，大约也是早就确定好了的。

我们来到夜间的“早市”，另一位丈夫开始确认着地面——“这一带，是卖水产的地方，带鱼、鱿鱼、鲤鱼、海参、虾……那一片，是卖水果的地段，西瓜、梨、桃、李子……”两个女儿则徘徊岸边，依然恋恋不舍地伫望着东方的天空。我才要讪笑她俩的痴傻，可又想起自己当年的种种冒失，于是只能寄语上苍：就把姗姗来迟的流星雨，早些赐给这些正在幻想年纪的女孩儿们吧。

陡然，伴随她俩的高喊，我们发现在高耸的林木上缘，又升腾起一片灰色的烟雾。无声，很淡，绝不是普通的云。其上缘慢慢地漂浮，高空的风撕扯着它，很好看的“花瓣”被撕出了锐角……转瞬，救火车远远地呼啸而过，显然是哪儿着火了。几个小伙子骑车也呼啸而过——大约不到火场“参与”一下，今夜是睡不安生的，这一代年轻人哟……

我们回家了，归途中还一直惦念着流星雨。两个女儿尤其惋惜，说这是今年暑假的最大遗憾。也是，等下一次流星雨重返人间，恐怕连她们的孩子也化为尘土了。

第二天一早，可怕的消息从电视中传来，东城的隆福大厦昨夜失火，损失惨重。随后又有跟踪报道，查明火是由堆积货物的后院先着起来的，很快蔓延到主楼；80多辆救火车瞬息赶到，但是周围道路狭窄，大厦原有的救火门也被新设的商品柜台堵死了……我陡然想起了流星雨。宇宙之大，



先 绿 后 园

本来可以使其中的恒星、行星和卫星全都可行其是，流星恣意穿插，也未必能碰上谁。然而人间地方小，像现在的每个家庭，大人、孩子各有各的意志，免不了会“碗筷碰上锅沿”。尤其是像冲天拔地的隆福大厦，自然是东四以东的一颗“恒星”，可它周围的低矮民房和狭窄道路，难道就是可以不管不顾的“卫星”和“流星”吗？从大厦内部讲，贸易活动又自然处在了“恒星”位置，可平时不显山不露水的救火系统，难道就属于可以蔑视的“流星雨”？一旦“流星雨”从内部爆发，“恒星”的安全又从何保障？

没见到自然界的流星雨，反倒目睹了人间的流星雨。我心庆幸，我心悲哀。



记者与书

记者如果一直在基层“穷”跑，也许报道连篇累牍，但他的认识水平却未必能上得去，等到了老年，等想把一生采访心得结集出版，往往就只能感慨伤心了。

记者是写文章的。他们和书的关系怎样？读不读书？写不写书？同样写文章的其他文化人，和书的关系又怎样？读不读书？写不写书？

答案原则上都是肯定的，但具体分析起来，情况又有不同。

记者在练笔时，总得阅读相当数量的书，总得磨炼自己分析事物和反映事物的能力。一旦进入了工作状态，忙碌常常达到不由自主的地步。除了少数的杰出者，一般记者很难再有系统学习的机会。写文章（包括“就事说事”的报道）能够在本报发表，就算称职。如果晚年能有表现其一生成就的著作发表，就算是额外收获了。

书，究竟又是什么？书，应该是文章的集合与升华。在



这一点上，记者不能与其他文化人有根本的例外。记者写的书既是用记者眼光反映外部世界的表现，又有对记者这一行业内部规律的总结。作家有自己需要阅读、体悟的书，作家应该写自己应该写的书：既有反映外部世界的，也有总结内部世界的。记者，理论上应当同样——一方面为了成为好记者，应当如饥似渴地阅读足够数量的前人著述；同时也应该在写文章的基础上，把认识某个领域、层面的心得写成“记者之书”；此外，还可以向后辈传授“记者之道”，写成专业性很强的书。这样讲，从理论上应该是站得住脚的。

站得住脚的理论，在实践中却很难做到。造成这种“现实”的，是一个既真实、同时又应该认真思索的情况。记者的“忙在前庭”超过了其他任何文化人。记者随时需要走出编辑部去“跑”，其辛苦既有体力的，更有脑力的。要反映时代脉搏在各个领域中跳动的个性和共性，即使跑断了腿，大概也不能说工作就已到家。积几十年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我以为，记者如果一直在基层“穷”跑，也许报道连篇累牍，但他的认识水平却未必能上得去，他的文章虽然一时铺天盖地，但转瞬就会烟消云散。等到了老年，等想把一生采访心得结集出版，往往就只能感慨伤心了。

我是新闻世家出身。父母都是当年《大公报》的名记者，虽说是风云一时，但依然不能逃脱历史规律。母亲从1980年开始卧病，8年之后去世。在这段时间内，她先后出版了3本选集，其中大量的是新闻，少量的属于文学。她属于那一代名记者中的幸运者。为什么会这样？因为她早就注意到把个性和共性结合一道，把新闻手法和文学笔法融汇一道。她是个“没理论的人”，只知道瞎摸索、瞎闯。抗战中



忙碌的前庭

毛主席到重庆，她在100多位新闻记者的竞争中获得优胜。她描绘毛“像是个来自乡野的书生。在张治中的客厅里，一切对他是那么陌生，一只盖碗被他失手打碎……”这种敢于撷取典型细节的手法，真实表现了毛的质朴和真诚。母亲的这篇东西，在新闻界流传了几十年。母亲所幸的是，自己的努力与新闻规律暗合了。

那个时代有更大的记者，比如徐铸成。他是“总主笔”级别上的人物。尤其是在“文革”之后的10多年，他先后出版了三四十本书，海内外畅销，很具有“那个时代的记者”的权威性。能不能说他就是中国的李普曼呢？

还有从记者转向作家的萧乾，毕生著述四五十本之多，足跨新闻、文学两界。当记者，是第一流的记者。当作家，也是第一流的作家。

为什么会这样？可能是他们注意“忙在前庭”的同时以最大的努力去一边“先绿后园”。抗战时期，母亲在重庆采访途中，每遇到日寇的轰炸，一边急忙躲进防空洞，马上又靠拢灯光，去阅读苏俄的进步小说。她早年的文章、习作，常常得到叶圣陶、沈从文二位先生的修改。原稿一直完好地保存着，并交给后辈记者去体会。

我想，徐铸成、萧乾等位在“先绿后园”方面，肯定比母亲有更大的成就。所以说，记者如果离开了书，就很难成为大记者，越是在本职岗位上忙碌，就越可能会把青春付诸流水。



盖叫天与海派脸谱



中国名家随笔精品丛书

在海派的绘画理论中提倡把“狂怪求理”和随心所欲结合到一起。海派脸谱多有即兴之作的特点，像盖叫天今日画出的“这一个”，明天如果请他“再画”一个绝似的脸谱，可能就会使他感到为难。

盖叫天是武生，武生也有脸谱？一般讲，京剧武生、小生、旦角的扮相，虽然具有脸谱化的倾向，却不是严格意义上的脸谱。京剧中有些角色（如楚霸王）可以“两门抱”——既可以花脸演，也可以武生扮。另有少量的勾脸角色（如《艳阳楼》中的高登）——由于约定俗成的习惯——反倒是由头牌武生扮演。我一直想研究一下海派脸谱，但苦于找不到合适的演员与合适的角色。巧了，盖叫天早年一次扮演楚霸王的事例，反倒形象地说明了海派脸谱的某些特征。

盖在1920年前后排演过《楚汉相争》一剧，40年后易名《乌江恨》在杭州再度演出。距离开演只剩40分钟，他

忙碌的前庭

才开始化装：把一盒黑油彩拿到近前，顺手蘸了一点，敏捷地在额头、两颊、鼻梁、唇下散乱地点了几点，迅速揉匀。再用手指在眼窝深处，浓浓地勾出两眼的轮廓，两眼立刻显得格外的大，黑白分明，炯炯有神。然后，用手指在眉心由下向上抹出两条黑色的深痕，粗粗地挑起两道“剑眉”。再于两颊加点胭脂，显出了黑中透红。用胭脂在嘴唇上一阵揉擦，猛地把头一抬，双眉一挺——在身边的人眼中，方才还是谈笑风生的盖叫天，转瞬就变成一位英姿飒爽、怒目圆睁、叱咤风云的西楚霸王了。盖曾经无不自慰地讲：“我这脸上，有工笔，有写意，还有‘乱劈柴’。人物不在于脸，而在于心脸上的红黑，不过是衬托人物的心地，把人物的美、丑透出来而已。”

这是个很偶然的例子，但盖叫天的实践和理论却具有典型意义。京派演员在化装之前，必须很早来到后台，等到心已完全“入境”才拿起彩笔，然后一丝不苟、兢兢业业地完成之。京派化装时多以“敬业精神”强调一个“准”字，尽管一个演员的早期脸谱与晚期脸谱可能存在差异，但在“这一次”化装之前，演员在提笔之前必定早有一个准确的“心像”，而且这“心像”一定是工笔的。京派的化装理论也与盖叫天所说的很不一样——脸谱固然要“在于心”，但首先必须“在于脸”；固然有“衬托人物”的一面，但又常常先声夺人——在演员露面的一刹那，观众就可能先为精确而优美的脸谱喝一声彩！在京派演员看来，脸谱固然可以从内向外“透出来”，但同样可以由外向里“渗进去”。这，大约是京派与海派脸谱理论上的一个本质差别。还有，京派的脸谱可以脱离表演保持独立的品性，具有一种自成体系的形式

